

广陵潮

李涵秋
著

①



广陵潮

李涵秋
著

①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陵潮 / 李涵秋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506-1122-1

I. ①广…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91号

书 名	广陵潮
著 者	李涵秋
责 任 编 辑	王爱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61
字 数	1025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122-1
定 价	58.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0)

出版说明

“广陵”是扬州的古称。秦汉时期，长江上的广陵潮便已是一大名胜奇观。时间也与现在的“八月十八钱塘观潮节”大致相同，都是在中秋之际。南朝乐府民歌《长干曲》云：“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作者李涵秋以此作为书名，一是因为故事发生在扬州，但更是想用这气势恢宏的“广陵潮”来反映清末民初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起民国文学有“三潮”——《广陵潮》《人海潮》《歇浦潮》，认为属于当时的“鸳鸯蝴蝶流派”文学。其实，认真读完，会发现《广陵潮》固然可归入“鸳鸯蝴蝶流派”这一大的范畴，但它自有其特质，准确地说，应该属于社会小说。《广陵潮》最初名《过渡镜》，首先在李涵秋编的《公论新报》上发表过二三回。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涵秋从汉口回到扬州，又在镇江某报上续登了几回，1914年改名《广陵潮》开始在上海《大共和报》《神州日报》连载。《广陵潮》最初由上海国学图书室出版，后由震亚书局印行，曾印过十七版，颇受时人喜爱。

《广陵潮》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许多大事件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社会七十年间的稗官野史，使当时中下层社会的民间风情、闾巷习俗，跃然纸上，这部清末民初的社会风情录，通俗幽默，读来非常有趣。著名作家张恨水在1946年为《广陵潮》再版作序时曾经说过：“我们若肯研究三十年前的社会，在这里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材料。”

作者本意是要将小说写成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夕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一面镜子。小说以扬州为背景，详尽描述了清末民初时期扬州云、伍、田、柳四家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像辛亥革命、洪宪丑剧、张勋复辟以及白话文运动等这些清末民初的大事，在书中都有形象的反映。所以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描写现实人生，规模宏大，开创了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的体例。



《广陵潮》的创作受到多方影响,时有夸张的笔法,穷形极相地刻画人物,这点能看出清末“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的影响,但此书又不像“谴责小说”那么愤激,充斥着口号和谩骂。从艺术手法上看,更受《红楼梦》的影响,小说以云、伍两家为中心,以爱情、婚姻为主线,自然地把所有的人物和情节串联起来。全书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却井然有序。小说的语言很有地方特色,叙述语言颇有幽默感。《广陵潮》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它深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认为,《广陵潮》是属于“上等的”。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也认为,在“新出的白话小说”中,《广陵潮》“至今还占领着市场”。

《广陵潮》作者李涵秋(1873~1923),清末民初文学家,多才多艺,被称为维扬小说的泰斗。名应璋,字涵秋,号韵花,别署“沁香阁主人”。扬州人。20岁中秀才。1921年赴上海,主编《小时报》,同时为《小说时报》及《快活林》等报刊撰写小说。次年秋,辞职回扬州,不久病逝。此书是李涵秋创作时间最长、用力最勤的作品。作者从1908年开始写作,直至1919年才全部完成,历时达十二年,是作者毕生精力的结晶。

此次整理出版,以上海震亚书局第十七版为底本,参校以前的各版。一些词句讹误已经改。因为作品产生于民国初年,一些词语的用法和现在不尽相同,比如当时“他”“她”“它”是不分的;书中还使用了一些方言,像“掳掇掳掇”“烟雾涨气”等,整理时一般都不做改动;至于有的通假字等,既不影响阅读,也一并保留原貌。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目 录

上册

- | | | |
|-------|--------------------------|-----|
| 第 一 回 | 避灾荒女仆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 001 |
| 第 二 回 |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 008 |
| 第 三 回 | 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 | 013 |
| 第 四 回 | 失儿得儿酿成惨剧
死女生女演出新闻 | 018 |
| 第 五 回 | 误参苓庸医蝎毒
歌茆苜恶妇蛇心 | 024 |
| 第 六 回 | 痴公子肠断达生编
新嫁娘祸胎马桶盖 | 030 |
| 第 七 回 | 白虎当头县官答秃婿
红鸾错配娇女嫁书呆 | 037 |
| 第 八 回 | 唾柴堆鸳鸯惊赤焰
编花榜狐兔聚青年 | 045 |
| 第 九 回 | 师道失尊严雷先生痛哭
尼庵藏污垢贺公子春嬉 | 052 |

第十回	嫖妇宵行蓬门窥暧昧 玉人命促酒座话酸辛	059
第十一回	栋折榱崩贫儿发迹 女婚男读孀母关心	065
第十二回	是前生孽障泪断莲钩 悔昔日风流魂飞棘院	072
第十三回	礼成释菜童子谒蒙师 会启孟兰佳人惊恶鬼	079
第十四回	里巷相惊老妇侈谈天主教 书斋苦寂先生羞听女儿经	086
第十五回	吊荒坟风前增怅惘 堕粪窖月下捉迷藏	092
第十六回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	101
第十七回	劣弟恃蛮奸嫂嫂 顽儿装势做哥哥	109
第十八回	锦袜留痕居丧权折齿 絮袍肇祸遇事便生波	117
第十九回	赌局翻新快谈麻雀 仙机入妙误掷番蚨	124
第二十回	强盗分金对句倡言革命党 儿童躲学书包偷掷土神祠	132
第二十一回	母惩爱子小妹谗娇音 鬼责贪夫贤姬成大礼	139
第二十二回	侮乡愚小嬉仙女镇 应科试大闹海陵城	148

- 第二十三回 赌嘴功竹叶杯倾玫瑰酒 156
试怀夹桃花纸嵌茯苓糕
- 第二十四回 家庭压制泼妇扇雌威 163
淫窟深沉妾童传妄语
- 第二十五回 信风闻恶姑施毒手 170
误日者淑女阻嘉姻
- 第二十六回 误姻缘伤心成幻梦 178
假道学雄辩到敦伦
- 第二十七回 论新闻政体俨翻专制局 186
编小说才人例堕奈何天
- 第二十八回 结新欢瀛眷辞湘水 192
惊异宠游踪卜润州
- 第二十九回 酒绿灯红嫖妇怨 199
枫丹荻翠估人船
-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208
丑司事拦路求人
- 第三十一回 求荐举儿子赠余桃 216
避喧嚣夫君歌折柳
- 第三十二回 卜书贞替人吃醋 225
林雨生拚命戒烟
-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离筵争进酒 232
百无聊赖欢宴独愁眠
-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结同心 242
义薄云天空门惊祝发
- 第三十五回 重黄金蓄夫檻凤 252
疑白璧浪子杯蛇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气蓄志杀亲娘 世界奇闻丧心告妻父	260
第三十七回	风定江平登轮惊扒手 霜寒夜永拥被话刀头	270
第三十八回	胪言风听诟诮起家庭 断发文身凄惶游岛国	281
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荚去来船	292
第四十回	意外缘惊魂沉水底 心上事吉谶出山中	302
第四十一回	使醋劲波涨莫愁湖 遇酒疯途穷真武庙	312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323
第四十三回	拜干娘巧施拍马 嗔老父快论精虫	335
第四十四回	打电报孝子奔丧 设乩坛奸徒作古	345
第四十五回	乞捐资短尽英雄气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359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红闺娇割臂 充侠客黑夜惨飞头	372
第四十七回	惩蚁媒官留疑案 发蛟水民苦苛捐	386
第四十八回	别恨满琴书挹秀轩中成旅客 吟场森剑戟消闲录上感诗人	400

第四十九回	拨雨撩云缠绵痴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413
第五十回	负心郎空撰芙蓉诮 薄命女虚赍苕菜诗	428
下册		
第五十一回	学校春深莺莺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风风	443
第五十二回	蛮舅爷无心槛凤 痴妓女有意离鸾	456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汉皋小驻 负心汉媒孽为奸	470
第五十四回	捕厅署劣弟诳谎言 平山堂群雄开大会	483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将机就计情种寓情痴	495
第五十六回	江宁府书生脱祸 武昌城民党成功	507
第五十七回	黄天霸只手陷扬州 孟海华一心攻浦口	516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妇归旅棹 红旗报捷娘子集雄师	528
第五十九回	大义灭亲娇娃忙北伐 阴谋未已奸侶又南来	538
第六十回	武昌城仓皇惊炮火 黄歇浦呜咽听潮声	544
第六十一回	几颗蜜饯樱桃联欢卫队 四枚茶叶鸡蛋谢罪议员	553

第六十二回	深闺缱绻都督多情 天理昭彰奸人授首	563
第六十三回	逛马路托足娼寮 驳轿夫伤心政局	575
第六十四回	真多情无心逢彼美 假殉难到处散丧条	584
第六十五回	明伦堂腐儒大会 净慧寺泼妇飞来	593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亲	602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语阿妹话从头 寺里游踪美人惊靛面	616
第六十八回	洗尘酒芳筵生雅谑 照乘珠密室动幽情	632
第六十九回	席地幕天英雄出屠狗 鸠形鹄面乞丐想从龙	646
第七十回	纷纷劝进洪宪辟新元 踽踽独行腐儒思旧梦	664
第七十一回	分香卖履故督多情 返剑还珠痴郎快意	680
第七十二回	小团圆商量联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693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鸳耦 纤儿无赖妄肆鸭音	702
第七十四回	触娇嗔芳筵工笑谑 结新好情海起波澜	711

第七十五回	大设冥筵谰言发噤 重收孤子高义可风	720
第七十六回	吃虚惊祸生眉睫 设妙策枉用心机	727
第七十七回	一夕话款款续良缘 半江风匆匆送行色	735
第七十八回	兴尽悲来商量作归计 时衰运倒租赁到妻房	746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谦受窘 见爱媳柳克堂装憨	754
第八十回	鱼肉善良奸蠹枉法 呻吟床榻寡鹄工愁	764
第八十一回	诉芳衷璇闺伤往事 谈果报酒馆说新闻	772
第八十二回	详灵签双方工索隐 论医理一味乱吹牛	781
第八十三回	逞谈锋当场演说 辞职务暗地输金	790
第八十四回	还夙愿酬神旗杆巷 得急电复辟北京城	798
第八十五回	遗老拜牌演成趣剧 腐儒说梦志在科名	806
第八十六回	报师恩门生忙后事 助丧费壮士念前情	814
第八十七回	养娇娃老人托梦兆 排劣货学子散传单	822

第八十八回	大示威国民开会 小受罚绅士说情	830
第八十九回	诗社联欢园林雅集 天空照相机械神仙	838
第九十回	轧姘头老年染梅毒 禁私塾暗地起风潮	846
第九十一回	念前情璇闺生鼠雀 绵后泽深夜续鸾凤	854
第九十二回	黑吃黑乔家运欺人 冤报冤田福恩丧父	863
第九十三回	加车租苦力闹风潮 停工厂贫民绝生计	872
第九十四回	捐秋扇闺房惊恶梦 度春风旅馆殉佳期	882
第九十五回	悬弧设帨三府征祥 进爵添筹一堂集庆	894
第九十六回	巧结合新郎被骗 辨是非败子回头	904
第九十七回	柳克堂因财受祸 明似珠失计潜踪	916
第九十八回	严取缔庸医侥幸 办清乡劣董倒霉	927
第九十九回	贤淑仪历劫归太虚 呆云麟忤情入幻境	939
第一百回	秦太君考终团圆宴 华登云归结广陵潮	950

第一回 避灾荒女仆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扬州廿四桥，圯废已久，渐成一小小村落。中有一家农户，黄姓，夫妇两口，种几亩薄田，为人诚朴守分。乡下人不省得表号名字，人见他无兄无弟，顺口呼他为黄大，呼他女人为黄大妈。年纪都在三十以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倒也快快活活。谁知世界上大富大贵，固然要有点福泽来消受他；就是这夫耕妇锄，日间相帮着辛苦，夜晚一倒头睡在一张床上，也是不容易的。偏生这一年由冬徂春，无一点雨泽，田土烘干，眼见不能种麦。等到四月底，才降点雨，合村赶着种了小秧。谁知久晴之后，必有久阴，又接二连三地下了四五十天的大雨，田庐淹在那泽国之中，一年收成，料想无望。

乡间风俗，做女人的除农忙时在家，其余都投靠城里人家做生活。今年遭这场天变，都纷纷赶入城里去了。黄大夫妇亦商议到这一层。先是黄大要出去，留妻子在家看守门户。他女人说：“使不得。你虽然是个男子汉，应该靠着筋力寻饭吃的，但我家祖传耕种度活，原不曾要给人家使唤；你又性情粗卤，那撑前伺后，是断断不会随机应变，徒然玷污了自己清白。还是让我进城看看光景，如有合巧人家，倒不在乎多钱。能有肯待我点体面，不做那推奴使婢的气象，我便暂且栖一栖身。你在家等水退了，种些粮食。气候转了，我仍然回来厮守着，才是长策。”黄大是无可无不可，便照依他女人说法。他女人便连夜收拾。次早，别着黄大，一径进城，投入媒婆家来。

那媒婆头一天便送他到一大乡绅家里。他看见男女仆从，倒也不少。但是当女仆的，无一不油头粉面，嘴唇上抹着浓浓的胭脂，已是心中有些诧异。及至开过午饭，便嘻天哈地去寻觅门房里大爷，谈一会，笑一会，骂一会，甚至两下打倒在铺上，缠得钗横发乱，着实不解他们是何主意。次日，便死也不肯进这门来了。

媒婆不得已，又送他到一家，是个大钱铺里管事的，现有三两个粗笨小厮，倒也



规规矩矩。进来时，主人尚未起身，一时间忽然呼新来仆妇递茶食碟子。黄大妈推房门进去，床上帐子已经钩起，一眼看见两个人并头睡在床上，不由得吃了一吓，觉得生刺刺地不很好。私念：“我往常也同黄大有时在一处睡，倒不觉得什么，如何今日看着人倒怪可丑的？”遂止了脚步，不敢上前。谁知那主母反发作起来，骂他不懂规矩，不上前伏侍。黄大妈知他不避人，遂垂手叫了一声“太太”，然后递茶递水，忙了一早晨。主人出门之后，主母又开了烟灯，命黄大妈敲腿捶背，磨折不了。黄大妈倒也不是嫌烦，实在看这光景，不是过日子人家模样，次日，也就不肯再去。

第三日，又到一家，这一家可被黄大妈看上了。主人姓云名锦，开座小小绣货铺子。妻秦氏。年纪都平头三十岁，并未生有子女。铺子离家约数十步远，云锦在铺时多。秦氏美而贤。使一女仆，因要回家分娩，才打算另雇。黄大妈一进门，前仆早已将主人家情形说个透彻。黄大妈再察看主母为人，真是和蔼可亲，这才安心住下。秦氏操持家政，每日茶饭，有铺中小倌取送。偶逢佳节良辰，或有时新饮食，便命黄大妈招呼云锦回家小酌。琴瑟十分和谐。春花秋月，也就算得陆地神仙了。但是人心最是一件极坏的东西，每遇不曾经历过的境遇，他千方百计，总要想到。他夫妇结婚已近十年，秦氏总未生产过，说他有病，也没病。云锦倒也不甚介意。他夫人便时常求神问卜，忙个不了，倒象生小孩子，肚子里是不疼的。加之秦氏娘家老母最关心这个爱女，家中虽然儿子也生了孙子，总觉得没有个外孙子尚是缺陷，东打听，西打听。忽然打听得西门外有个牛大汪，牛大汪有一个叶姑姑，是城隍庙里叶太爷的孙女儿，不肯嫁人。叶太爷时常回家附在他身上，断人祸福，求财得财，求子得子；就是命中或注定无财无子的，那叶太爷都可以同城隍老爷商议商议，借得来给他。因此，城乡轰动，小小三间茅草棚，倒也十分热闹。这叶太爷的历史，大约外乡人亦不甚明白。相传其人生时，在扬州府县里当差。死后一灵不泯，仍然在阴间府县里当差。城隍庙里塑着他老人家一座泥像，倒是须眉毕肖。还有许多大户人家儿女，拜在他名下做子孙，真可算得生辱死荣。闲话且不必絮絮说他。

但说秦氏老母一闻此信，喜得睡不成觉，打算代女儿借一个儿子，便约同秦氏到叶姑姑家去。其时正是九月中旬。扬州俗例，每逢二、六、九月，为观音菩萨诞期，善男信女，无一不到观音山进香。观音山离城十数里，却同叶姑姑家是顺路。秦氏告知云锦，遂择定十九日出城逛一天。

却喜这日天气晴和。预先制成一个大黄布口袋，装着许多香烛纸马，袋面上写着“朝山进香”四个大字。命云锦在家看守门户，自己同黄大妈雇一乘小车，先到母

家约着老母。出广储门，一路上衰杨白草，已有深秋景况。红日才中，刚到山脚。游人虽多，总不及六月里热闹。母女二人下车，虔虔诚诚步行上山。黄大妈扶着秦氏，车夫背着口袋。只见那两旁乞丐，胡嚷乱吵；还有穷小子跟着人，走一步磕一个头地要钱。进香的人也不理他。他见人无理，甚至于无所不骂。

行到大殿廊下，齐齐排着十数个蒲团，是因为人多等不及，挨次行礼的意思。其中便有那浮荡子弟，专门赶着年轻妇女，人家才跪下去，他便溜在上首一齐行礼，活象人家新人拜花烛一般。拜完了，又等别的妇女，他又乘空靠着去磕头。一天之内，观音菩萨受他的头要算最多。观音是最慈悲的，想总有一点好处给他。秦氏见此情形，实在不好意思上去磕头，等了一会，总等不着不共男人磕头的时候，那一双小脚，也就站苦了。老太太不省得这个道理，只是催着他上去。秦氏当人前又不好直说出来，只管迟迟疑疑。黄大妈已经看出，便道：“不妨。”遂一手挽着秦氏，一手挽着老太太，就叫老太太跪在上首蒲团，让中间一个蒲团给秦氏跪，自己遂跪在下首。好容易这才把观音拜过，不曾给人讨去便宜。老太说：“后面还有一个送子观音堂，真是百求百应。”说着，便先进去。秦氏携着黄大妈，也再进去。其中倒没有男子来混磕头；就有，不过进来望望，顺便看看女人而已。里面妇人实在不少，你拜我跪，络绎不绝。还有那四五十岁的老妇人，也虔诚祷祝，想是不曾生育过的，又怕男人娶妾，大约不得已而为此。最可怪的，又有十七八岁的雏鬟，也在那里含羞带笑地磕头。要说他是求子，真是没有的道理。代他细想，想是预先要与菩萨定下几个男女，省得将来嫁给婆家再忙求子，可就嫌迟了。

秦氏行过礼，觉得乏得很，便在椅子上歇息歇息。恰好有一个小和尚捧着金漆盘子，里面放着两杯茶送过来，安置在几上，两眼还望着秦氏眯眯地笑。忽然，他老母又伸手在佛龕子里，遮遮掩掩地拿出一朵纸花来，也不告诉秦氏，便代他插在头上。据老太的意思，要不是今日约定到叶姑姑家去借儿子，定然还要将龕子里的泥娃娃偷一个给秦氏；只是恐怕叶太爷多心，说你既向我借儿子，又为什么偷观音面前的儿子？那就弄成两不好看了。这是老年人阅历深沉的道理。

秦氏坐在旁边，眼看着许多妇女抱着签筒，摇个不了。其中有一个少妇，看去大约不出二十岁，人材十分姣俏，也求了一签，递给一个半老妇人。那妇人便交在一个管签的和尚手里。这和尚生得肥头大脸，眉毛修得如新月一样齐齐整整，想是每天拿刷子刷的。接过来，且不去取签条，口里忙嚷着：“少奶奶请这边来。”幸亏那少妇便盈盈的秋波一转，走上前去；不然，和尚若真个要上前来扯他，那可就不成模



样了。和尚口内说道：“这是三十五签，大吉，大吉。”一面便在壁上摘下一张签条来，又向那少妇问道：“少奶奶可是问子息的？”少妇便似笑非笑，把头一扭，说道：“你只管照签上的话断便是了，什么子息不子息！”说着，脸上又微微一红。和尚急忙缩口道：“不是小僧罗嗦，只因这签十分灵应，我念给少奶奶听，少奶奶如是问子息，这真奇妙极了。头一句是：‘江郎文藻本来奇’。这个江郎，就是大唐朝殷开山的小姐嫁给陈公子，生了一个小少爷，小姐把他淌在江里的故事。”

和尚说话之时，便有许多妇女一齐围拢过来，排着一个大圈子，要听和尚讲签。那和尚便十分得意，便从陈公子到任被劫说起，说到陈玄奘出家。正在讲得高兴，忽有一个小和尚来传他午饭。他忙回答道：“我今日冒了点风，喉咙疼得紧，万万不能吃饭。”又忙望着众人道：“诸位小姐、少奶奶，爱听只管听，让我把和尚讲出来，和尚底下还有好玩的哩。”他原是无心的话，便有那伶俐妇女望着地下一啐，倒走去大半。和尚毫不省得，仍又重新讲起。旁边有些促狭鬼笑道：“大和尚吃饭喉咙疼，讲话喉咙倒不疼？”一句话提醒了那少妇，倒不过意起来，便说：“大师父歇着罢。”和尚又忙说：“少奶奶放心，小僧此时已不疼了。”到底把那签上四句讲个透彻，方才罢休。

和尚讲到这时候，秦氏等人大约已离牛大汪不远。缘秦氏虽是经纪人家妇女，颇娴闺训，今日出来，实因求嗣心切，见方才和尚这种情形，已觉十分懊恼，急忙催老母下山。依着老太，倒颇愿听这些故事，一路还同秦氏讲那淌来僧。他也不知江郎是个什么人，可是那大唐陈玄奘不是？

说着，不觉已到叶姑姑门口，柳树下颇也歇着几辆车轿。一进门，一个小院落，歪腿板凳，横七竖八，摆了几张。草屋里烟雾腾腾，焚着些贡香。檐前围着好些人，见有女客来，便赶着望里面招呼。秦氏随老母进去，已有几家女眷在内。见屋内供着神座，黄幔子遮着，也不辨是像是牌位。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上扎着一幅黄绸子，身穿黄布道装，正躺在一张铺上，眼睛闭得紧紧的，嘴里自言自语说道：“呀！可怜，可怜。一个泥像，好好地放在屋檐口，脊背上被雨漏滴成一个大烂洞。”“请你们弄点黄泥，代我弥补弥补。你的黄泥要卖几个钱？”停了一会，又说道：“你也要得太多了，我给你一串钱罢。”又似同人争论，又听见添到两串钱。一会醒过来，欠伸坐起，还细细地揉一会眼睛，望着旁边一个男子说：“适才你听见了不曾？”那男子道：“听见了。可能求求仙姑，再减少些？”叶姑姑说：“如何能减？你看你老子的像上一个大洞，比核桃还大，怎怪不害瘡背？两串钱，还是因为那人是我家爸爸的徒弟，